

資治通鑑/卷001



以2024年10月26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

起著雍攝提格，盡玄默困敦，凡三十五年。

威烈王

威烈王二十三年（戊寅，西元前四〇三年）

1 〔九鼎震〕^[1]，初命晉大夫魏斯、趙籍、韓虔為諸侯。

臣光曰：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，禮莫大於分，分莫大於名。何謂禮？紀綱是也；何謂分？君臣是也；何謂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

夫以四海之廣，兆民之眾，受制於一人，雖有絕倫之力，高世之智，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，豈非以禮為之〔紀〕綱(紀)哉^[2]！是故天子統三公，三公率諸侯，諸侯制卿大夫，卿大夫治士庶人。貴以臨賤，賤以承貴。上之使下，猶心腹之運手足，根本之制支葉；下之事上，猶手足之衛心腹，支葉之庇本根。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。故曰：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。

文王序《易》，以乾坤為首。孔子繫之曰：

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，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」言君臣之位，猶天地之不可易也。《春

秋》抑諸侯，尊〔周〕(王)室^[3]，王人雖微，序於諸侯之上，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，未嘗不惓惓也。非有桀、紂之暴，湯、武之仁，人歸之，天命之，君臣之分，當守節伏死而已矣。是故以微子而代紂，則成湯配天矣；以季札而君吳，則太伯血食矣。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，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。故曰：禮莫大於分也。

夫禮，辨貴賤，序親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。非名不著，非器不形。名以命之，器以別之，然後上下粲然有倫，此禮之大經也。名器既亡，則禮安得獨在哉？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，辭邑而請繁纓，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。惟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政亡，則國家從之。衛君待孔子而為政，孔子欲先正名，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。夫繁纓，小物也，而孔子惜之；正名，細務也，而孔子先之。誠以名器既亂，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。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。聖人之慮遠，故能謹其微而治之；眾人之識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。治其微，則用力寡而功多；救其著，則竭力而不能及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履霜，堅冰至」，《書》曰：「一日二日萬幾」，謂此類也。故曰：分莫大於名也。

嗚呼！幽、厲失德，周道日衰，綱紀散壞，下陵上替，諸侯專征，大夫擅政。禮之大體，什喪七八矣。然文、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，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。何以言之？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，請隧於襄王，襄王不許，

曰：「王章也。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惡也。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，又何請焉！」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。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、滕，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、莒，然歷數百年，宗主天下，雖以晉、楚、齊、秦之強，不敢加者，何哉？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至於季氏之於魯，田〔恆〕（常）之於齊^[4]，白公之於楚，智伯之於晉，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，然而卒不敢者，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？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。今晉大夫暴蔑其君，剖分晉國，天子既不能討，又寵秩之，使列於諸侯，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。先王之禮於斯盡矣。或者以為當是之時，周室微弱，三晉強盛，雖欲勿許，其可得乎？是大不然。夫三晉雖強，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，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。不請於天子而自立，則為悖逆之臣。天下苟有桓、文之君，必奉禮義而征之。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，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，誰得而討之！故三晉之列於諸侯，非三晉之壞禮，乃天子自壞之也。

嗚呼！君臣之禮既壞矣，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，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，社稷無不泯絕，生民之害糜滅幾盡，豈不哀哉！

2 初，智宣子將以瑤為後。智果曰：「不如宵也。瑤之賢於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鬢長大則賢，射御足力則賢，伎藝畢給則賢，巧文辯慧則賢，強毅果敢則賢，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賢陵人，而以不仁行之，

其誰能待之？若果立瑤也，智宗必滅。」弗聽，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。趙簡子之子，長曰伯魯，幼曰無恤。將置後，不知所立。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，以授二子曰：「謹識之。」三年而問之，伯魯不能舉其辭，求其簡，已失之矣。問無恤，誦其辭甚習，求其簡，出諸袖中而奏之。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，立以為後。簡子使尹鐸為晉陽。請曰：「以為繭絲乎？抑為保障乎？」簡子曰：「保障哉！」尹鐸損其戶數。簡子謂無恤曰：「晉國有難，而無以尹鐸為少，無以晉陽為遠，必以為歸。」及智宣子卒，智襄子為政，與韓康子、魏桓子宴於藍台。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，智國聞之，諫曰：「主不備，難必至矣！」智伯曰：「難將由我。我不為難，誰敢興之？」對曰：「不然。《夏書》有之曰：『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。』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無大患。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，又弗備，曰不敢興難，無乃不可乎！蝻、蟻、蜂、蠆，皆能害人，況君相乎！」弗聽。

智伯請地於韓康子，康子欲弗與。段規曰：「智伯好利而愎，不與，將伐我；不如與之。彼狃於得地，必請於他人；他人不與，必向之以兵。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。」康子曰：「善。」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，智伯悅。又求地於魏桓子，桓子欲弗與。任章曰：「何故弗與？」桓子曰：「無故索地，故弗與。」任章曰：「無故索地，諸大夫必懼；吾與之地，智伯必驕。彼驕而輕敵，此懼而相親。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，智氏之命必不長矣。《周書》曰：『將欲敗之，必姑輔之；將欲取之，必姑與之。』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，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。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！」桓

子曰：「善。」復與之萬家之邑一。智伯又求〔藺〕(蔡)、皋狼之地於趙襄子^[5]，襄子弗與。智伯怒，帥韓、魏之甲以攻趙氏。襄子將出，曰：「吾何走乎？」從者曰：「長子近，且城厚完。」襄子曰：「民罷力以完之，又斃死以守之，其誰與我！」從者曰：「邯鄲之倉庫實。」襄子曰：「浚民之膏澤以實之，又因而殺之，其誰與我！其晉陽乎，先主之所屬也，尹鐸之所寬也，民必和矣。」乃走晉陽。

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，城不浸者三版。沈竈產鼃，民無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韓康子驂乘。智伯曰：「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。」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絳水可以灌平陽也。絺疵謂智伯曰：「韓、魏必反矣。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絺疵曰：「以人事知之。夫從韓、魏之兵以攻趙，趙亡，難必及韓、魏矣。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，城不沒者三版，人馬相食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無喜志，有憂色，是非反而何？」明日，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「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，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。不然，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，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？」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「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」智伯不悛。絺疵請使於齊。

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，曰：「臣聞脣亡則齒寒。今智伯帥韓、魏而攻趙，趙亡則韓、魏為之次矣。」二子曰：「我心知其然也，恐事未遂而謀洩，則禍立至矣。」張孟談曰：「謀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傷

也？」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，為之期日而遣之。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，而決水灌智伯軍。智伯軍救水而亂，韓、魏翼而擊之，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智伯之眾。遂殺智伯，盡滅智氏之族。唯輔果在。

臣光曰：智伯之亡也，才勝德也。夫才與德異，而世俗莫之能辨，通謂之賢，此其所以失人也。夫聰察強毅之謂才，正直中和之謂德。才者，德之資也；德者，才之帥也。雲夢之竹，天下之勁也，然而不矯揉，不羽括，則不能以入堅；棠溪之金，天下之利也，然而不熔范，不砥礪，則不能以擊強。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，才德兼亡謂之愚人，德勝才謂之君子，才勝德謂之小人。凡取人之術，苟不得聖人、君子而與之，與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。何則？君子挾才以為善，小人挾才以為惡。挾才以為善者，善無不至矣；挾才以為惡者，惡亦無不至矣。愚者雖欲為不善，智不能周，力不能勝，譬之乳狗搏人，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，勇足以決其暴，是虎而翼者也，其為害豈不多哉！夫德者人之所嚴，而才者人之所愛。愛者易親，嚴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。自古昔以來，國之亂臣，家之敗子，才有餘而德不足，以至於顛覆者多矣，豈特智伯哉！故為國為家者，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！

3 三家分智氏之田。趙襄子漆智伯之頭，以為飲器。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，乃詐為刑人，挾匕首，入襄

子宮中塗廁。襄子如廁心動，索之，獲豫讓。左右欲殺之，襄子曰：「智伯死無後，而此人欲為報仇，真義士也！吾謹避之耳。」乃捨之。豫讓又漆身為癩，吞炭為啞，行乞於市，其妻不識也。行見其友，其友識之，為之泣曰：「以子之才，臣事趙孟，必得近幸。子乃為所欲為，顧不易邪？何乃自苦如此！求以報仇，不亦難乎？」豫讓曰：「〔不可〕！既已委質為臣^[6]，而又求殺之，是二心也。凡吾所為者，極難耳。然所以為此者，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。」襄子出，豫讓伏於橋下。襄子至橋，馬驚，索之，得豫讓，遂殺之。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置後。封伯魯之子於代，曰代成君，早卒，立其子浣為趙氏後。襄子卒，弟桓子〔嘉〕逐浣而自立^[7]，一年卒。趙氏之人曰：「桓子立，非襄主意。」乃共殺其子，復迎浣而立之，是為獻子。獻子生籍，是為烈侯。魏斯者，桓子之孫也^[8]，是為文侯。韓康子生武子〔啟章〕^[9]，武子生虔，是為景侯。

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為師，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。四方賢士多歸之。文侯與群臣飲酒，樂，而天雨，命駕將適野。左右曰：「今日飲酒樂，天又雨，君將安之？」文侯曰：「吾與虞人期獵，雖樂，豈可無一會期哉！」乃往，身自罷之。韓借師於魏以伐趙。文侯曰：「寡人與趙，兄弟也，不敢聞命。」趙借師於魏以伐韓，文侯應之亦然。二國皆怒而去。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，皆朝於魏。魏由是始大於三晉，諸侯莫能與之爭。使樂羊伐中山，克之，以封其子擊。文侯問於群臣曰：「我何如主？」皆曰：「仁君。」任座曰：「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謂仁君？」文侯

怒，任座趨出。次問翟璜，對曰：「仁君也。」文侯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君仁則臣直。向者任座之言直，臣是以知之。」文侯悅，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，親下堂迎之，以為上客。文侯與田子方飲，文侯曰：「鐘聲不比乎？左高。」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「何笑？」子方曰：「臣聞之，君明樂官，不明樂音。今君審於音，臣恐其聾於官也。」文侯曰：「善。」子擊出，遭田子方於道，下車伏謁。子方不為禮。子擊怒，謂子方曰：「富貴者驕人乎？貧賤者驕人乎？」子方曰：「亦貧賤者驕人耳，富貴者安敢驕人？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，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。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，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。夫士貧賤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則納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貧賤哉！」子擊乃謝之。文侯謂李克曰：「先生嘗有言曰：『家貧思良妻，國亂思良相。』今所置非成則璜，二子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卑不謀尊，疏不謀戚。臣在闕門之外，不敢當命。」文侯曰：「先生臨事勿讓。」克曰：「君弗察故也。居視其所親，富視其所與，達視其所舉，窮視其所不為，貧視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」文侯曰：「先生就捨，吾之相定矣。」李克出，見翟璜。翟璜曰：「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誰為之？」克曰：「魏成。」翟璜忿然作色曰：「西河守吳起，臣所進也；君內以鄴為憂，臣進西門豹；君欲伐中山，臣進樂羊；中山已拔，無使守之，臣進先生；君之子無傅，臣進屈侯鮒。以耳目之所睹記，臣何負於魏成？」李克曰：「子〔之〕言克於子之君者^[10]，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問相於克，克之對如是。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，魏成食祿千鐘，什九在外，什一在內，是以東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者，君皆師

之；子所進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惡得與魏成比也！」翟璜逡巡再拜曰：「璜，鄙人也，失對，願卒為弟子。」

吳起者，衛人，仕於魯。齊人伐魯，魯人欲以為將，起取齊女為妻，魯人疑之，起殺妻以求將，大破齊師。或譖之魯侯曰：「起始事曾參，母死不奔喪，曾參絕之。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。起，殘忍薄行人也。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，則諸侯圖魯矣。」起恐得罪。聞魏文侯賢，乃往歸之。文侯問諸李克，李克曰：「起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馬穰苴弗能過也。」於是文侯以為將，擊秦，拔五城。起之為將，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臥不設席，行不騎乘，親裹贏糧，與士卒分勞苦。卒有病疽者，起為吮之。卒母聞而哭之。人曰：「子，卒也，而將軍自吮其疽，何哭為？」母曰：「非然也。往年吳公吮其父(疽)^[11]，其父戰不還踵，遂死於敵。吳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，是以哭之。」

4 燕湣公薨，子僖公立。

威烈王二十四年（己卯，西元前四〇二年）

- 1 王崩，子安王驕立。
- 2 盜殺楚聲王，國人立其子〔疑，是為〕悼王^[12]。

安王

安王元年（庚辰，西元前四〇一年）

1 秦伐魏，至陽〔狐〕(孤)^[13]。

安王二年（辛巳，西元前四〇〇年）

1 魏、韓、趙伐楚，至〔乘〕(桑)丘^[14]。

2 鄭圍韓陽翟。

3 韓景侯薨，子烈侯取立。

4 趙烈侯薨，國人立其弟武侯。

5 秦簡公薨，子惠公立。

安王三年（壬午，西元前三九九年）

1 王子定奔晉。

2 虢山崩，壅河。

安王四年（癸未，西元前三九八年）

1 楚〔敗鄭師〕^[15]，圍鄭。鄭人殺其相駟子陽。

安王五年（甲申，西元前三九七年）

1 日有食之^[16]。

2 〔春〕，三月^[17]，盜殺韓相俠累。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。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，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，

欲因以報仇。政不受，曰：「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許人也！」及母卒，仲子乃使政刺俠累。俠累方坐府上，兵衛甚眾，聶政直入上階，刺殺俠累，因自皮面抉眼，自屠出腸。韓人暴其尸於市，購問，莫能識。其姊嫫聞而往哭之，曰：「是〔吾弟〕軹深井里聶政也^[18]。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絕從。妾奈何畏歿身之誅，終滅賢弟之名！」遂死於政尸之旁。

安王六年（乙酉，西元前三九六年）

1 鄭駟子陽之黨弑繻公，而立其弟乙，是為康公。

安王八年（丁亥，西元前三九四年）

1 齊伐魯，取最。〔韓救魯〕^[19]。

2 鄭負黍叛，復歸韓。

安王九年（戊子，西元前三九三年）

1 魏伐鄭。

2 晉烈公薨，子孝公傾立。

安王十一年（庚寅，西元前三九一年）

1 秦伐韓宜陽，取六邑。

2 初，田〔恆〕(常)生襄子盤，盤生莊子白，白生太公和。是歲，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，使食一城，以奉其先祀。

安王十二年（辛卯，西元前三九〇年）

- 1 秦、晉戰於武城^[20]。
- 2 齊伐魏，取襄〔陵〕(陽)^[21]。
- 3 魯敗齊師于平陸。

安王十三年（壬辰，西元前三八九年）

- 1 秦侵〔魏陰〕晉^[22]。
- 2 齊田和會魏文侯、楚人、衛人于濁澤，求為諸侯。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，王許之。

安王十五年（甲午，西元前三八七年）

- 1 秦伐蜀，取南鄭。
- 2 魏文侯薨，太子擊立，是為武侯。

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顧謂吳起曰：「美哉山河之固，此魏國之寶也！」對曰：「在德不在險。昔三苗氏，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德義不修，禹滅之；夏桀之居，左河濟，右泰華，伊闕在其南，羊腸在其北，修政不仁，湯放之；商紂之國，左孟門，右太行，〔恆〕(常)山在其

北，大河經其南，修政不德，武王殺之。由此觀之，在德不在險。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皆敵國也。」武侯曰：「善。」

魏置相，相田文。吳起不悅，謂田文曰：「請與子論功，可乎？」田文曰：「可。」起曰：「將三軍，使士卒樂死，敵國不敢謀，子孰與起？」文曰：「不如子。」起曰：「治百官，親萬民，實府庫，子孰與起？」文曰：「不如子。」起曰：「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，韓、趙賓從，子孰與起？」文曰：「不如子。」起曰：「此三者子皆出吾下，而位加吾上，何也？」文曰：「主少國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是之時，屬之子乎，屬之我乎？」起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屬之子矣。」〔文曰：「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。」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〕。久之，〔田文死〕，(魏相)公叔〔為相〕，尚〔魏公〕主而害吳起^[23]。公叔之僕曰：「起易去也。起為人剛勁自喜，子先言於君曰：『吳起，賢人也，而君之國小，臣恐起之無留心也，君盍試延以女？起無留心，則必辭矣。』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，起見公主之賤子也，必辭，則子之計中矣。」公叔從之，吳起果辭公主。魏武侯疑之而未信，起懼誅，遂奔楚。楚悼王素聞其賢，至則任之為相。起明法審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廢公族疏遠者，以撫養戰鬪之士，要在強兵，破游說之言從橫者。於是南平百越，北卻三晉，西伐秦，諸侯皆患楚之強，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。

3 秦惠公薨，子出公立。

4 趙武侯薨，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，是為敬侯。

5 韓烈侯薨，子文侯立。

安王十六年（乙未，西元前三八六年）

- 1 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。
- 2 趙公子朝作亂，出奔魏，與魏襲邯鄲，不克。

安王十七年（丙申，西元前三八五年）

- 1 秦庶長改〔迎〕（逆）獻公于河西而立之^[24]；殺出子及其母，沉之淵旁。
- 2 齊伐魯。
- 3 韓伐鄭，取陽城；伐宋，執宋〔悼〕公，〔國人立子休公田〕^[25]。
- 4 齊太公薨，子桓公午立。

安王十九年（戊戌，西元前三八三年）

- 1 魏敗趙師於兔臺。
- 2 〔魯穆公薨，子共公奮立〕^[26]。

安王二十年（己亥，西元前三八二年）

- 1 日有食之，既^[27]。

安王二十一年（庚子，西元前三八一年）

1 楚悼王薨，貴戚大臣作亂，攻吳起，起走之王尸而伏之。擊起之徒因射刺起，並中王尸。既葬，〔太子〕肅王〔臧〕即位^[28]。使令尹盡誅為亂者，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。

安王二十二年（辛丑，西元前三八〇年）

1 齊伐燕，取桑丘。魏、韓、趙伐齊，至桑丘。

安王二十三年（壬寅，西元前三七九年）

1 趙襲衛，不克。

2 齊康公薨，無子，田氏遂並齊而有之。

安王二十四年（癸卯，西元前三七八年）

1 狄敗魏師于澮。

2 魏、韓、趙伐齊，至靈丘。

3 晉孝公薨，子靖公俱酒立。

安王二十五年（甲辰，西元前三七七年）

1 蜀伐楚，取茲方。

2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：「其材可將五百乘。」公曰：「吾知其可將。然變也嘗為吏，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，故弗用也。」子思曰：「夫聖人之官人，猶匠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。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，良工不棄。今君處戰國之世，選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，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。」公再拜曰：「謹受教矣。」衛侯言計非是，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。子思曰：「以吾觀衛，所謂『君不君，臣不臣』者也。」公丘懿子曰：「何乃若是？」子思曰：「人主自臧，則眾謀不進。事是而臧之，猶卻眾謀，況和非以長惡乎！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，暗莫甚焉；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，諂莫甚焉。君暗臣諂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與也。若引不已，國無類矣！」子思言於衛侯曰：「君之國事將日非矣！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有由然焉。君出言自以為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；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。君臣既自賢矣，而群下同聲賢之，賢之則順而有福，矯之則逆而有禍，如此則善安從生！《詩》曰：『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？』抑亦似君之君臣乎？」

3 韓文侯薨，子哀侯立。

安王二十六年（乙巳，西元前三七六年）

1 王崩，子烈王喜立。

2 魏、韓、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。

烈王

烈王元年（丙午，西元前三七五年）

- 1 日有食之^[29]。
- 2 韓滅鄭，因徙都之。
- 3 趙敬侯薨，子成侯種立。

烈王二年（丁未，西元前三七四年）

- 1 〔韓嚴遂弒哀侯，國人立其子懿侯若山。初，哀侯以韓廙為相而愛嚴遂，二人甚相害也。嚴遂令人刺韓廙於朝，廙走哀侯，哀侯抱之。人刺韓廙，兼及哀侯〕^[30]。

烈王三年（戊申，西元前三七三年）

- 1 燕敗齊師於林狐。
- 2 魯伐齊，入陽關。
- 3 魏伐齊，至博陵。
- 4 燕僖侯薨，子桓侯立。
- 6 衛慎侯薨，子聲侯訓立。

烈王四年（己酉，西元前三七二年）

- 1 趙伐衛，取都鄙七十三。

2 魏敗趙師于北藺。

烈王五年（庚戌，西元前三七一年）

1 魏伐楚，取魯陽。

烈王六年（辛亥，西元前三七〇年）

1 齊〔桓公〕（威王）來朝^[31]。是時周室微弱，諸侯莫朝，而齊獨朝之，天下以此益賢〔桓公〕（威王）。

2 趙伐齊，至鄆。

3 魏敗趙師于懷。

4 楚肅王薨，無子，立其弟良夫，是為宣王。

5 〔魏武侯薨，不立太子，子罃與公中緩爭立，國內亂〕^[32]。

烈王七年（壬子，西元前三六九年）

1 日有食之^[33]。

2 王崩，弟扁立，是為顯王。

3 公孫頡謂韓懿侯曰：「魏亂，可取也。」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，戰于濁澤，大破之，遂圍魏。成侯曰：「殺罃，立公中緩，割地而退，我二國之利也。」懿侯曰：「不可。殺魏君，暴也；割地而退，貪也。不

如兩分之。魏分為兩，不強於宋、衛，則我終無魏患矣。」趙人不聽。懿侯不悅，以其兵夜去。趙成侯亦去。營遂殺公中緩而立，是為惠王。

太史公曰：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，國不分者，二國之謀不和也。若從一家之謀，魏必分矣。故曰：「君終，無適子，其國可破也。」

校刊記

1. ↑〔九鼎震〕 據《史記·周本紀》及《六國年表》增補。
2. ↑豈非以禮為之〔紀〕綱(紀)哉 據上文乙正。
3. ↑尊〔周〕(王)室 章鈺《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》(以下簡稱章校)「十二行本『王』作『周』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退齋校同。」，據改。
4. ↑田〔恆〕(常)之於齊 田常即田恆，司馬光避宋諱，改為常。凡以下有諱字者，一律徑改，不出校記。
5. ↑智伯又求〔藺〕(蔡)、皋狼之地於趙襄子 據《史記·趙世家》武靈王十九年條、《通鑑》(周烈王四年條改)。
6. ↑〔不可〕既已委質為臣 章校「十二行本『曰』下有『不可』二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退齋校同。」，據補。
7. ↑弟桓子〔嘉〕逐浣而自立 「嘉」字據《史記·魏世家》索隱引《世本》補；據《史記·趙世家》及《魏世家》索隱引《世本》，皆作襄子之子。

8. ↑ 桓子之孫也 據《史記·魏世家》索隱引《世本》，為桓子之子。
9. ↑ 韓康子生武子〔啟章〕 據《史記·韓世家》索隱增補。
10. ↑ 子〔之〕言克於子之君者 章校「十二行本『子』下有『之』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。」《史記·魏世家》有此字，據補。
11. ↑ 往年吳公吮其父(疽) 章校「十二行本無『疽』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。」《史記·吳起列傳》正無此字，據刪。
12. ↑ 國人立其子〔疑，是為〕悼王 據《史記·楚世家》補。
13. ↑ 至陽〔狐〕(孤) 章校「乙十一行本正作『狐』。」《史記·秦本紀》正作「狐」，據改。
14. ↑ 至〔乘〕(桑)丘 據胡三省《資治通鑑音注》(以下簡稱胡注)改。按：乘丘在今山東巨野縣西南，並非楚地。
15. ↑ 楚〔敗鄭師〕 據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增補。
16. ↑ 日有食之 據朱文鑫《戰國及秦日食表》，西曆4月21日9時49.3分日有環食，合中國周曆為五月初一癸未日。
17. ↑ 〔春〕三月 據《通鑑》慣例補「春」字。
18. ↑ 是〔吾弟〕軹深井里聶政也 據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補。
19. ↑ 〔韓救魯〕 章校「十二行本『最』下有『韓救魯』三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退齋校同。」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有韓救魯事，據補。
20. ↑ 秦、晉戰於武城 此「晉」指魏國，非晉國。以下同。

21. ↑取襄〔陵〕(陽) 據胡注及《史記·魏世家》、《六國年表》改。
22. ↑秦侵〔魏陰〕晉 據《史記·魏世家》、《六國年表》補。
23. ↑〔文曰：「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。」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〕。久之，〔田文死〕，(魏相)公叔〔為相〕，尚〔魏公〕主而害吳起 據《史記·吳起列傳》增補。
24. ↑秦庶長改〔迎〕(逆)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晉 據《史記·秦本紀》改。
25. ↑執宋〔悼〕公〔國人立子休公田〕 舊文本繫於安王六年，據近人考証移入此年。
26. ↑〔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〕 舊文本繫於安王二十五年，據近人考証移入此年。
27. ↑日有食之，既 據朱文鑫《戰國及秦日食表》，西曆7月3日9時12分日有全食，合中國周曆為八月初一甲寅日。
28. ↑〔太子〕肅王〔臧〕即位 據《史記·楚世家》補。
29. ↑日有食之 據朱文鑫《戰國及秦日食表》，西曆2月18日10時6.7分日有全食，合中國周曆為三月初一丙子日。
30. ↑〔韓嚴遂弑哀侯……兼及哀侯〕 舊文本繫於烈王五年，據近人考証移入此年，並據《史記·韓世家》索隱引《紀年》補「若山」二字。
31. ↑齊〔桓公〕(威王)來朝 據近人考証，此事齊侯在位者為齊桓公，非齊威王，據改。下同。
32. ↑〔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瑩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〕 舊文本繫於烈王五年，據近人考証移入此年。

33. [↑](#)日有食之 據朱文鑫《戰國及秦日食表》，西曆4月11日13時9分日有環食，合中國周曆為五月初一庚子日。



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Mhshr
- KaurJmeb
- DEMONBANE
- R96340
- Hin
- Ffaarr

- Shizhao
- Ruan
- S M Lee
- Chaplin
- 鸟甲
- Fantasticfears
- Ngwi
- CandalBot
- Isaac Chen
- Rocket000
- Jdx
- Boris23
- KABALINI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- AzaToth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- Dbenbenn

-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